



古碑背后的爱民故事

丘濬《祭抱元境神碑》：

本刊特约撰稿 邱基美

【编者按】

自从先后考中举人、进士之后，丘濬就很少回乡，真正能为家乡人做实事，是在为母亲守孝的那三年时间。

丘濬惠及家乡的事迹，大多发生在琼山府城，但在距离府城40里的今龙塘镇国仓村一带的村民，也曾从丘濬那里得到帮助，结束了40余年饿着肚子缴粮纳税的艰难日子。

春节期间，海南日报编辑到国仓村踏访古迹时，在美味山上看到一座倾斜的古碑——《祭抱元境神碑》，得知碑文是丘濬所撰，然而，由于苔藓斑驳，难以辨认全文。好在去年丘濬后人组团前去考察时，描红了碑文，也留下了字迹清晰的照片。

应编者之邀，丘濬的十七世孙邱基美为海南周刊撰文，讲述丘公当年为当地老百姓排忧解难的故事。

2015年7月中旬，丘濬后人描红后拍摄的《祭抱元境神碑》。

丘濬(1421—1495)，字仲深，号深庵，别号海山道人，又号琼台，谥文庄，琼山府城下田村(今金花村)人，是一位从边陲海南岛到京城的布衣卿相，是海南史上官职最高的海南人。他的著作《大学衍义补》被誉为治国的百科全书；他在家乡建奇甸书院择师以教乡子弟，建学士庄供高人胜士休息游玩，建藏书石屋以培后学，尤其是为抱元图(在今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)村民治理水患，造福于民，至今还被村民们津津乐道。

石门石道石碑记先贤

丘濬《祭抱元境神碑》位于海口琼山区龙塘镇国仓村南面美味山半山腰的树丛中，距龙塘墟约4公里。

美味山上，有一座用巨大的火山岩石块垒成的石门，门柱上爬满了生机勃勃的野草。穿过石门，一条沿着斜坡用石块铺成的石道呈现在眼前。绿树成荫，石径通幽，鸟语花香，彩蝶飞舞。石道有56级台阶，每三四级或七八级不等台阶，设有一个平台，供挑重担者或童叟歇息之用，可见设计者的独具匠心。由于岁月悠久，石阶或倾斜或陷落，面目已非昔比，坎坷难走。

走完石道，就来到了南渡江的支流——美味河边。河面广阔，在微风吹拂下，不时漾起波纹，鱼儿也趁机跳出水面嬉戏。河岸也是用石板铺成的台阶，连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头桥，一直伸向新旧沟田洋中。当地人称之为“蛇桥”。“蛇桥”是用火山石垒成的，既方便了村民的出行，又利于河水流过。每当河水上涨漫过石桥时，河岸就成了临时渡口，人们可泛舟前往田洋劳作。环顾四周，山环抱着水，水倒映着山，俨然置身于优美的山水画中。

石道左边山腰的树丛中，有一座《祭抱元境神碑》，是明代的古碑。碑坐北朝南，向后倾斜，背靠高坡面朝田洋，高约2.1米，宽1米，厚0.28米，嵌在一块巨大的取原地岩石为底的碑座上。碑座周围水土流失严重，山坡很陡，原两层围碑基石早已滚落到山脚下的河边了。碑表面有两道乱砍乱刮的痕迹。虽年久风化，布满青苔，但经过一番擦拭，字迹仍清晰可辨。

碑文记载了明代此处常有水患，民不聊生，丘濬为此兴修水利，截流引水，使汪洋变为良田，造福百姓之事历历在目。

站在碑前远眺，主要发源于龙泉镇(原十字路镇)联新村的美味河，弯弯曲曲，犹如一条白色的带子迂回在辽阔的新旧沟田洋之中，灌溉着龙塘、十字路很多村庄的农田。

据当地老人介绍，原拱形的石门、碑上的凿痕、碑身的倾斜，都是在“文革”破四旧时破坏的，在村民力争下，石碑才幸运地



丘濬《祭抱元境神碑》前美味河上的“蛇桥”。 陈耿 摄

保存下来。

丘濬回乡守孝造福村民

石门、石道、石桥、石碑，这些年代久远、饱经风霜的历史遗存，是丘濬为抱元图村民兴修水利、造福于民的珍贵的历史见证物。

根据碑文和相关史书、志书记载，明成化五年(1469年)岁次己丑三月初七日，丘母李太夫人去世。五月，丘公在京闻丧南归守制，次年才回到故乡。成化七年(1471年)岁次辛卯二月七日，李太夫人营葬之时，皇帝遣琼州府知府吴琛前来谕祭。以翰林院大学士的身份和地位，其母得享谕祭，规格之高、影响之大，在明代并不多见。丘母守节教子之所难，丘公忠君报国之所诚可见一斑。

抱元图村民获悉丘濬回乡，悲喜交加。几位老者携着小孩抱着一线希望下到田村丘家倾诉苦衷。原来是当地地主豪强损人利己，在美味河下游截堵，使河水上涨，转车灌溉自家稻田，却淹没了低处的新旧沟洋万亩良田。受害村民们告状无门，多年来只好含冤受屈，饿着肚子缴纳田税，流落他乡艰苦谋生。丘公听后深感同情，遂召集当地地主商量：冬末春初南渡江水位低，低处水田早造耕作，夏末秋初南渡江水位上涨，高处水田晚造耕作，再利用农忙之余，大力发展制陶罐、编竹器、做木工等手工业，互惠互利，两得其全。

丘濬的善言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且既往不咎。他们也有悔过，一致同意并协力疏通河道，治理新旧沟田洋。丘公身先士卒，首先带人实地考察，制定方案；接着发动村民和仁人志士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疏通河道，将水排干，修复田地，归还原主；再因地制宜修建了石道、石桥、河岸、渡口，方便人们出行歇息；又在玉甘、美隆顿等村庄前挖掘水塘，涝时用于分洪，旱时用于蓄水；最后在石桥西侧美味河中树立一块水临界石柱，告诫下游河道堵水不得超过警戒线，在石桥北侧河岸旁埋一水临界圆石，告示种田人，水超过临界石应排水保苗。就这样，20多个村庄的百姓得以恢复生产，安居乐业。

这年十月，丘公在家正忙于筹建藏书石屋，收藏从京城带回的书籍以培后学。喜获丰收的抱元图村民兴高采烈地来到丘家报喜，为褒彰丘公治

理新旧沟洋的丰功伟绩，要在美味山上立碑纪念。丘公也担心土豪乡绅们反悔，便亲自撰文以祭抱元境神之名，刻于碑上，于成化七年(1471年)岁次辛卯十月己亥二十五日癸未，自备牲醴，派人前来祭告。

丘公化干戈为玉帛，治好田洋，体现出了他宽广的胸怀和聪明的才智。后来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把他挖过的水塘称为“丘公塘”，把当地的村庄改为“文庄大队”等等。

《祭抱元境神碑》亟待保护

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人人有责。

如今，历经五百多年雨水的古碑依然矗立美味山上。2012年3月，海口市人民政府公布此碑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并树立保护标志，加强了古碑的保护管理。

2015年8月，海南省丘濬研究会代表来此考察，对丘公的敬仰之时又对修复古道、加固古碑各抒己见。一些文物爱好者来此重踏先贤的足迹，对丘公精心的设计惊叹不已，又为古碑的命运感到担忧。路过的村民们也常常驻足观望，期盼早日妥善保护和利用好古碑，教育后人从善如流。

丘濬《祭抱元境神碑》是琼北地区一处重要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物，是一部充满“爱人者，人恒爱之”的古书，蕴含着琼北古代劳动人民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力，具有较高的人文历史价值。

然而，随着时过境迁，风吹雨打，水土流失，这块记载曾发生在此的感人故事的文化古碑，如果再不加以妥善保护，消失的不仅是一块刻字的石头，更是一段正气凛然、廉洁自律、造福于民的历史。固

链接

丘濬《祭抱元境神碑》全文

成化七年岁次辛卯十月己亥二十五日癸未，翰林院大学士丘濬谨备牲醴，遣人祭告于抱元境神，祝曰：嗟此一方之田，壅水成川，民不得耕，四十余年。老者倾故，少者白颠，茫茫巨浸，孰知为田？推原事起，厥有所先，截下流以中断，制低水于高原，转车灌溉，利己自专，返使良畴，变为深渊，彼岁两收，此无一焉。人心不齐，饮诉莫宣，枵腹纳税，多至颠连。抱元童叟，群然来前，泣以告予。深用恻怜，因呼其人，谕以善言。彼亦悔过，莫咎其先。彼此一收，两得其全。顾惟久废，复旧为难，愿以归我，代输税钱。王再拒之，誓告众田子孙，后记昭然，徒众是鳩，赞力是捐。一旦水落，禾苗有年，虽仍旧业，岁取十千。非人力之所致，实天道之好还！ 谨备牲醴！

【邱基美 整理】



海口市龙塘镇国仓村南面，通往美味河与丘濬《祭抱元境神碑》连向「蛇桥」的一条古道。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